

人急無智

顏銘志

禮拜日透早，我佢嬌某物件款好勢欲去 山，想袂到拄出門無佬久就落雨矣！姑不而將只好翻頭，乖乖仔轉來厝裡。若甲落雨袂當 山，就想講共房間小可摒掃咧。佇咧整理屨仔的時，看著一張阮炘兩個後生做陣去 山的舊相片，十幾年前的景象隨浮現佇腦海中。

會記得頭一擺炘兩個後生去 山是 今仔讀幼兒園的時陣，閣誠細漢，毋知 山是啥款，干焦知影會當出去耍就興頤頤應好。 規路綴佇阮身邊，雖然行甲誠忝，毋過嘛行到頂懸，達成目標。第二擺，兩個嘛猶閣乖乖做陣出門。等到第三擺欲閣炘 去 山的時，猶未出門，兩個兄弟仔就同齊喝講：「阿爸， 山足無聊的，敢會使莫去？」我歹聲嗽講：「袂使，一定愛去！」兩個只好面憂面結、毋情毋願綴阮出門。因為按呢，兄弟仔就按呢沿路行沿路哼，一下仔講足熱，一下仔講足忝，想欲歇一下。我袂堪得 哼哼叫又閣想講：「芥菜無剝毋成欖，囡仔無教毋成人。」就不時共教示一下，爸仔囡面腔攞真歹看。阮某看這個範勢，恐驚歹收尾就出喙講：「食緊會拚破碗啦！橫直時間閣真冗，這逝路嘛無危險，咱就予 兩個那行那耍，落尾會綴來就好！」我躊躇一下仔，想講按呢嘛好，就據在 行，較免得佇遐氣身惱命！

想袂到無插 了後，兩個兄弟仔連鞭逐蝶仔、連鞭跔佇草仔邊金金相，看著路邊焦涸涸的樹桮，兩人就做伙出力扛佇肩胛頭，那行那喝：「heh-siooh！heh-siooh！」其他的山友看 彼款古錐的模樣，逐家攞微微仔笑講：「喔！囡仔兄，真勢！咧欲到矣，加油！」聽著遐濟人共 呵咾，兩個袂輸著獎仝款，規路歡頭喜面行到頂懸歇睏的所在。

轉來到厝，阮某略仔滾耍笑共我談，講我平常時教囡仔都攞誠理性，袂烏白發性地，是按怎今仔日煞走精去？我歹勢歹勢，吐大氣講：「我嘛毋知，可能就親像人講的，水清無魚，人急無智。後擺我會較細膩咧，三思而後行，袂遐爾急性，較免得食緊拚破碗！」

難忘的麵粉酥

陳雅菁

做囡仔的時，阮兜的巷仔頭到有一間糕仔餅店，見擺若經過遐，我攞會予伊芳 kòng-kòng 的芳味挺牢咧。伊的做法真心適，有人倚佇大鼎頭前無閒咧糲麵粉，嘛有人佇鼎邊用麥芽糖摻小可仔油水，沓沓仔煊成麥芽膏。講到遮，你敢有臆著這項物件是啥物？無毋著，就是佇臺灣南部才看會著的「麵粉酥」。

趁麥芽膏燒滾滾的時，加入糲好的麵粉，繼落來就愛恰時間拚輸贏。佇潯糖蜜的麵粉猶未冷去進前，愛緊共捏做一隻龜的模樣，若等到麵粉無夠燒才來做，就會規个冇砵砵，按呢就害囉！

會記得阮這陣囡仔攞會倚踎門跤口，看頭家咧表演鐵砂掌。衝煙的麵粉酥佇伊的手頭敢若黏塗仝款，一觸久仔就變做一隻足大隻的龜。我恰厝邊的囡仔伴攞倚踎壁邊，對今仔做好的龜金金相，精差喙瀾無津落來爾爾。頭家佇店內無閒頓頓，舞甲大粒汗、細粒汗，毋過若看著阮這陣枵饞的囡仔，就會提一塊仔予阮鼻芳，較好運的就會提著規大塊的。逐家你一喙、我一喙，做伙享受這味數想足久的好滋味。這馬想起來，特別懷念彼當時樸實的生活，厝邊隔壁的感情好甲剝袂離。

大漢了後才知影，原來麵粉酥干焦佇有人嫁娶抑是廟裡大拜拜的時才會出現，莫怪細漢的時陣，想欲食一喙麵粉酥，就愛看時看日。早期臺灣社會誠注重廟寺的文化，佇元宵節彼跤兜會有「乞龜」的儀式。佇廟埕看著大大細細的麵粉酥龜，是足四常的代誌。信眾會跋柁向神明請示，若有象柁才會當共龜請轉去。毋過時代的變化真緊，做麵粉酥的老功夫聊聊仔失傳，這馬真僇得看著矣。

頂擺轉去臺南，經過一間有歷史的糕仔餅店，目睷無意中影著麵粉酥做的素三牲，彼種厝邊頭尾燒唵唵閣甜物物的懷念隨對心肝頭潰出來，歡頭喜面趕緊共買來食。口味猶原酥酥脆脆、甜甜芳芳，是我的記持內底彼種古早味無毋著！

向頭看著園佇桌仔頂零零星星的麵粉酥，我的心肝穎仔煞有一種講袂出來的悲傷。

阿母的愛心

李燕樵

出外已經三十外冬囉，自我做查某囡仔到今，已經是五十捅歲的人矣。毋管我幾歲，阿母變甲有佢老，每一擺轉去厝裡，伊擺會輕聲細說問我講：「我來煎卵予你食好無？」

阿母對我這個國中拄出業，猶未完全轉大人的囡仔就家己一個人，孤鳥插人群去臺北食頭路，趁錢閣兼讀冊，心肝底一直感覺毋甘，對我有虧欠，總是欲想辦法彌補。

彼是生活較艱苦的年代，查某人生囡做月內才有通食著的料理。對一個做老母的人來講，就是疼惜查某囡上好的禮物。

先共鴨卵一粒一粒敲落去鼎底煎，繼落去園幾塊仔桔餅抑是補血的龍眼乾肉，閣摻一屑仔糖，淋淡薄仔米酒小滾一下。起鼎進前才閣園一寡仔九層塔恰味，就成做一路芳氣十足，好食閣好看的營養食食。

因為每一擺轉去擺無固定時間，阿母無法度共九層塔先攢便聽候，逐擺擺是佇阿母欲開始煎卵的時，我才行去隔壁阿嬤的圍牆仔跤，揣濫佇雜草內底，彼樣細細樣仔閣毋成樣的九層塔。佇伊的身軀頂，捻幾葉仔新穎，翻頭趕緊洗洗咧就對鼎底掖落去，阿母彼出好食閣芳氣十足的愛心料理就完成矣！

頂一擺佇阿嬤兜的牆仔跤，仙揣嘛揣無九層塔的影跡。雙手空空倒轉來，我共阿母唸講：「唉！挽無真無彩，好滋味就欠九層塔這一味。」阿母聽我按呢講就共我安慰講，食九層塔拍呢會有粳味，無摻嘛無要緊。

有一擺風颳過了後，我轉去巡巡看看咧，阿母又閣起鼎開始欲煎卵矣。伊叫我去灶跤後壁彼坵菜園仔挽九層塔，規樣發甲旺旺旺、青 ling-ling。阿母講，街仔阿姆兜的花柑內底生幾若樣，想講你愛食九層塔，就共伊伴一樣轉來種，想袂到這馬會發甲遮好。

做風颳的時，透大風、做大水，菜園仔內一股一股的菜蔬毋是薦脯脯，欲死盪幌，就是賭無半項。干焦賭彼樣九層塔，伊骨頭真硬插閣倚騰騰佇邊仔角，一點仔都無礙著。

阮阿母的愛心，較強過風颳、硬過大水，一心一意養飼伊心愛的囡兒啊！